第三章 一般再生产过程

1.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是独立资本群体的功能

人类为自己创造了社会生产的机器，作为满足其千百倍需求的一种器官。生产工具——也就是说，集体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用来从自然中获取其生存和更高发展所必需的东西工具来为人类社会服务。在制造过程中，生产过程，我们的劳动力和客观的机器本身，都被消耗。这样来看，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是一个资源的使用过程。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被用完的东西在同一个过程中又诞生了：机器、工具和我们的劳动力被消耗，同时又被更新，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生产过程就像人体内的生命过程一样。从自我毁灭到自我更新，以一种持续的、更加复杂的形式：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1

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这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生产和再生产是有意识地从这一原则中产生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完成。再生产的依赖这样的事实：每消费一种产品，一般都必须有一个新的产品取而代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必须对进入生产过程的一切进行精确的核算。无论这看起来多么困难，实际上却很简单，因为一切被用完和毁坏的东西都可以分为两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下，再生产是一种个人职能。每一个资本家，即资本的单位，都要满足自己的再生产需要。资本家要考虑损耗和用完的固定生产资料（机器、建筑物）、流动生产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耗和直接消耗的劳动力。在这些基础上，再加上辅助性支出，如营销成本、保险等，最后资本家带着作为成品的商品进入市场。如果经营成功，那么一个生产周期就成功结束了。资本家现在购买了新的生产资料和新的劳动力，生产又可以重新开始了。由于所有的资本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行动，结果是整个生产体系连同消耗过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再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系统生产力的提高，迫使资本家通过竞争，把他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投入到额外的资本、新的生产资料和扩大的生产设备中去。其结果是生产储备的增长，包括生产设备的“死”部分和“活”部分。因此，不仅是那些在前一个生产时期被用完和毁坏的生产资料被再生产，而且——用资本主义的有关术语来说——还发生了积累。至于在多大的规模上和在谁的工厂里进行积累，则是个别资本家或资本主义集团的决定，他们的动机是与争取利润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在共产主义下，积累被称为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在这里，市场和将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被消除了，但产品流动仍然存在：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2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3

因此，工业机构将其产品交由社会支配。然而，就后者而言，必须按最初投入生产的数量为工厂提供新的生产资料、原料和劳动力。实际上，如果要实现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向工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等要素。然而，这方面的决定权不再掌握在拥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手中，而是由整个社会决定扩大生产的程度，扩大到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程度。如果说必须向每个工厂提供新的生产资料，其数量与生产中已经用完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同，那么，为了进行再生产，每一个工厂都必须计算它已经以各种形式（也以劳动券的形式）消耗了多少社会产品，这是必要和充分的。然后我们以同样的数量替换这些产品，一个新的劳动周期就开始了。

如果要问，我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每个工业机构所耗费的劳动小时数，那么，现代成本会计学就能提供决定性的答案。由于种种原因，在1921年左右，资本主义的工业积累方法被迫进行了彻底的合理化改革。正是这样，在1922年前后出现了一整套新的文献，内容是发展了为每一个单独的生产过程和每一个单独的辅助劳动功能计算确切成本价格的新方法。这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例如：生产资料的数量、消耗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劳动力，以及每个单独的部分生产过程或特殊的部分劳动职能（如运输、社保等等）的管理费用。但是，它们都与一个共同的要素有关：货币。而工业管理人员认为，正是这一点阻碍了精准的核算。但是，没有什么能阻碍把它们转换成另一个会计核算单位。而且，在社会化生产的条件下，目前形式的公式往往是不稳定的，因为出现在成本预算中的各种因素——例如资本利息——将不再有意义。然而，这种方法本身仍然是一种持久的进步。在这方面，新社会也是在旧社会的子宫里诞生的！Otto Leichter在现代成本会计方面写道：

“资本主义会计控制方法，如果能持续地、毫无阻拦地引入工厂，就能提供准确的数据，显示任何半成品、任何仍在制造过程中的产品的价值，或者精确地指出每一项单独劳动操作的成本。他们可以确定在一个工厂的许多不同的车间中，在许多不同的机器或许多不同的劳动力单位中，哪一个特定的劳动操作可以更经济地进行；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用来提高生产过程所达到的最高程度的合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会计方法的另一个成果是：每一个大工厂实际上还有一些成本和费用，对可交换的产品没有任何实际贡献。”(这里指的是官员的工资，工作场所的取暖成本等——作者。)“资本主义会计方法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它使这些详细成本得以包含在工程总预算中。”4

2. 公式 (P+C)+L= T. PRD（总产品）